

一部谋权谋事的兵法奇书
一部安身立命的处世教科书

邹纪孟〇著

权术



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本身并无所谓正与邪。

用于正义，它是惩治邪恶的利剑；

用于邪恶，它是危害正义的凶器。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权术

邹纪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术 / 邹纪孟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74-2295-5

I. ①权… II. ①邹… III. ①政治—谋略—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207 号

责任编辑 李青(15810132500 500007LQ@sina.com)

封面设计 V·智创意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邮编 100039)

网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63421417 63400635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533 千字 印张 32.75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通观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官场史，一部权术史。在它的每一页上，在它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的经历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权术的影子。



前言

官场，这实在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自从人类进入有组织社会以来，它便出现了；从此以后，它便以其坚不可破、牢不可摧的稳定性，盘踞于人类社会之上。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历史兴亡相继，多少个王朝崛起，多少个王朝消失；社会盛衰不定，有过蒸蒸日上的繁华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濒临于灭绝的时刻；国家治乱无常，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鬼蜮横行的黑暗年代，甚至山陵曾崩溃，江河曾断流。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闭幕的人生大舞台，而且，对人类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要想在这百态纷呈的大舞台上立足，真是谈何容易，你必须得练就千目千手、千面千心的本领，能审时，会夺势，善窥探，敢争夺，能应对，精揣摩。在几千年的政治风云的莫测变幻中，经过不计其数的大小官员的摸索与实践，失败与成功，逐渐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完备圆熟的“官场学”，或者叫“官场权术学”。

什么叫权术？以对权术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跻身于先秦思想家前列的韩非对此也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定义，他说：“术者，主之所以执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可见，所谓术，不过是官场谋略的外化形式与具体实施。后世的学者给了它一个简明的概括：“术就是手段一计策”，李斯的“最富权，最富智，最富胆识，最富忍耐力和最富自信心”，

段，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也就是所谓‘人君南面之术’。”（郭沫若《十批判书》）并将术的运用归纳为八个方面。这些解释自然都是对的，但却很不全面。

权术自然是人主所要掌握和运用的，但却绝不限于人主，作为一种政治手腕儿，它实际上是官场中所有成员都要掌握和运用的。

在中国古代，一个置身官场中的人，大致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即上与下的关系，下与上的关系，同僚间的相互关系，而在处理所有这些关系时，即君上如何驾驭臣下，臣下如何服侍君上，同僚之间如何相互应付，以及官场人物如何自处自保，无不需要权术。可见，权术为所有官场人物的必备知识和看家本领。正如一位将军不能不懂兵法，一位商人不能不懂经营一样，一个官场人物，也不能不懂不用权术，否则，你就无法立足、生存，更别提发展和升迁了。因此，可以说，权术就是官场的兵法，是官场的经营学，是官场人物制胜的谋略和手段。

通观一部二十四史，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官场史，一部权术史，在它的每一页上，在它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的经历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权术的影子。权术，像满天永不飘散的乌云，笼罩着几千年的官场，像一团凝固的空气一样，弥漫在官场的每一个角落。官场中的任何人物，谁也休想摆脱它的影响，他们在仕途上的荣辱，宦海中的浮沉，哪一件不与权术有关？他们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谁能不使用权术？

可是，对于这门官场人物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学问，自韩非以后，在我们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专门的著述却是少得十分可怜，那些被孔夫子“为政以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思想熏陶出来的官场人物，对权术总是讳莫如深。有些人甚至将权术与邪恶等同起来。

其实，权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并无所谓邪与正。孔孟儒学，也是主张“守经行权”的。孔子对于那种“可与立，未可与权”（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是“可以同他一道依礼而行事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的人，就不以为然。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经，是原则，可是当嫂子溺水时，伸以援手，是权，如果见死不救，那就是豺狼。而钱钟书先生的解释，“守经”就是坚持原则，“行权”就是灵活运用。所谓“权术”，说白了，无非是政治运作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政治，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艺术，在这里，僵死的坚守，顽固的坚持，不知自我保护的赤膊上阵，有啥说啥的坦率，“当面锣、对面鼓”的抗争，“舍得一身

刚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一条道走到黑的执著，未必都是可取的。政治，在其运作的过程中，迂回、退让、妥协、虚与委蛇，都是不可避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从“投鼠忌器”的按兵不动，到雷霆万钧的闪电一击，将这种权力的艺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关键在于谁来使用它，对谁使用它。用以惩治邪恶，它是正义的利剑。用以陷害正义，它是邪恶的凶器，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它，对待它，它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一些忠正之士的立身准则，处世方法，待人技巧，对今人也还是有一定教益和启迪的。正是因此，写书人才不避浅陋，不顾非议，从古代官场云谲波诡、百态纷呈的权术万花筒中，选取一叶一瓣。奉献于读者诸君之前。

著者

2010年5月

前
—
言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谋权篇	
一、谋权的方式	2
二、谋权的步骤	33
三、谋权的计策	52
◆ 第二章 掌权篇	
一、立尊树威	91
二、赏赐笼络	120
三、严刑重罚	160
四、牵制防范	206
◆ 第三章 固权篇	
一、取媚君上	236
二、媚事左右	267
三、结党营私	288
四、排斥异己	320
五、自我设防	369
◆ 第四章 丧权篇	
一、君权之丧	428
二、臣权之丧	445



第一章

谋权篇

权力，是一切有志于政治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的人，不惜一切手段要取得它；已经置身政治舞台的人，则千方百计要扩大它。

如何取得和扩大权力？第一步自然是要进入政治舞台，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要挤进官场，做上官，做不上官是无所谓权力的。如何才能进入政治舞台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或者以力取，或者以德取，或者以智取，或者以才取，还有的以钱、以色、以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无论如何，权力不会自动降临到你的头上，要靠你去谋。可见，谋权是掌权的第一步，是一种入门的学问。

一、谋权的方式

千百年来，尽管谋权的方式、手段，各有所异，人各不同，大致说来，不外乎合法、非法两种。

所谓合法，是按照历朝历代帝位传袭、官吏选拔制度取得权力，前者如传说中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嫡长子继承制，后者如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虽然，其中也不免时有阴谋、机诈、欺骗，但，大体上说还是取得权力的正途。

至于不合法，那可就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了，其间有许多怪异非常、令人叹为观止之事。

不过，这合法与不合法，有时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一个新的王朝通过武力争夺或其他方式建立了，在前朝看来是犯上作乱，是谋反，是不合法；而在新王朝来说，是授命于天，是救民于水火之中，是最合法的事。成者王侯败者寇，一切取决于你的谋权是否成功。权力是衡量合法与不合法的唯一裁判。

1. 以力取之

这里所谓的力，主要是指武力，从竹茅到最现代化的武器；这里所要取的，也不是一时一地一事之权，而是指最高、最大的权力——一个国家的统治权。

武力，永远是取得权力的决定因素，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政权的诞生，总是要经过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被“取”的一方，绝不是软蛋，相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造反者、夺权者，那些只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泥腿子、庄稼汉，他们是绝对的强者，是武装到牙齿的真老虎。面对着夺权者，统治者既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不会举手投降，乖乖认输，而是要动员起他们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血腥的镇压。然而，从秦始皇到蒋介石，这些真老虎们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又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自然都是根本性的原因，但是，善于不善于使用谋略、权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血流飘杵的战争

公元前三千多年的某一天，在一个叫做牧野的地方（其地在今河南淇县南），辽阔的原野上，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兵车，有排列如林的士兵，有蔽天遮日的旌旗。一个威武雄壮的男子站在一辆高大的战车上，左手持着闪闪发亮的黄钺，右手握着白旄，向着肃穆的人群慷慨陈词：“三军大小将士们，天下四方的友人们，举起你们的武器，让我们宣誓：如今殷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不祭祖先，不顾国家，不用弟兄，贤人逃亡，恶人重用。暴虐百姓，祸乱国家。我姬发今日要替天行道，代天行罚，望大家齐心协力，奋勇进击，以我们如虎如狼的威武之师，一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这就是武王伐纣之战，那个自称为姬发的，便是周武王。武王当时拥有一支三百辆兵车，三千名勇士，四万五千名甲兵的队伍，而从四面八方前来会合的诸侯，所率兵车多达四千辆，甲兵不计其数。

以勇猛著称的殷纣王自然不甘示弱，他派出了一支七十万人的大军抗拒周武王。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便在这黄河边的原野上展开了。首先冲锋陷阵的是年过八旬的姜尚，他率三百五十辆兵车，二万六千二百五十名士卒和三千名勇士直捣敌阵。战争从早晨一直进行到傍晚，尸骨如山，血流成河，连粗粗的木杵都被血水漂浮起来。

殷纣王虽然有“力格猛兽”的神力，无奈失道寡助，殷军战士纷纷阵前倒戈，投降了武王，殷纣王大败，逃回殷都朝歌，将奇珍异宝裹了一身，自焚于鹿台之上。武王亲自将他和妲己等两个宠妾的首级斩下，高悬大白旗上。

长达五百余年的殷王朝灭亡了，一个新的王朝——周王朝建立了。

但是，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殷贵族负隅顽抗，周武王又派兵四处征讨，灭掉了九十九国，降服了六百五十二国，俘虏人数多达三十多万，斩首十七余万。



孟子曾专门探讨过桀纣失败的原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这自然是殷纣失败的根本原因，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便是由此而得出的。

但是，得天下者，未必就得民心。秦始皇、王莽、司马氏、南北朝时期，南

朝走马灯似的轮流登台的南朝皇帝和占领北中国的异族统治者，先后取宋朝而代之的辽、金、元蒙，取明朝而代之的满清等等，难道都是由于得民心吗？不，从当时及后世人们对这些人的评价看，“民心”并不买他们的账，甚至是抗拒的，深恶痛绝的。然而，他们终于还是有了天下，为什么？五代时期著名将领安重荣有一句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道出了这些人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

但是，难道六国、西汉直至大明王朝，兵不强、马不壮吗？非也，他们的武力，原本强于对手十倍、百倍，但是，也正是由于他们太强了，起初根本没有将对手放在眼里，自以为天兵一至，对手还不束手就擒？岂不知，这些对手在开始时是宁斗智而不斗力的。

就说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武王姬发吧，他在纣王最为暴虐的时候，却“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阴行善”（《史记》），以此来笼络民心；当他被囚禁时，又极力巴结、讨好纣王，向他献美女、名马，迷惑他，终于博得纣王的欢心，不只赦免了他，还赐给他弓矢斧钺，将征伐这样的大事，交由他独家执掌。当有人警告纣王，说姬发还有野心时，纣王毫不在意，说：“不是说有天命吗？他能有什么作为？”

笼络民心，迷惑对手，这就是姬发的权术，他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

孔子曾因为周朝施行所谓“仁政”而对之神往不已，说：“郁郁夫文哉，吾从周”，殊不知周王朝也是在尸骨和血泊之上建立起来的。

三千多年前，那还是人类文明的起始阶段，中华民族尚未形成，华夏大地人烟稀少，一场战争居然能投入百万以上的兵力，万辆以上的兵车，其规模之大，比起现代战争也毫不逊色。“血流飘杵”，其死伤之惨重，战斗之残酷也可想而知了。

周王朝建立后，定都于镐京（今西安附近），从此，关中这块地方便成为秦、汉、唐等众多王朝的帝王之都。一代代的兴亡相继，一次次的权力更迭，又该有多少次“血流飘杵”的战争呢！元代的张养浩那首著名的《潼关怀古》写得好：“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你老子居马上而得天下

面对历史的遗迹，总不免令人产生许多感怀。西晋的阮籍，有一次行经楚汉相争时的旧战场广武，想起五百余年前为了争夺权力而在这一带激烈角逐的前人往事，不由感慨万千地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广武，故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内，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在这一带相持多年，其间也不知有过多少次血流飘杵的战争，刘邦始终处于劣势，有一次还被项羽一箭直中当胸，几乎丢掉了性命。可是这场角逐的结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失败了，刘邦反而成为胜利者。也许是不平或不解于这种结局，阮籍才发了那么一通感慨。

竖子，是古时对人一种鄙贱的称呼，如同现在所说的“小子”一样，阮籍指的当是刘邦。对于一代的开国之君竟如此称呼，实在是有点大不敬，不过刘邦似乎从来也没有赢得过文人的真正尊敬，他治下的臣属司马迁在给他写传记的时候，用了一种“春秋”的笔法，将他好吹牛皮，说大话，找姘头，搞女人，无信用、无情义等无赖相，刻画得相当清晰。后代也曾有人这样描述过他：“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这么个人物，称为“竖子”，似乎也不算委屈他。那时，他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龙登九五，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有一次，秦始皇巡视天下，途经他的家乡，他挤在围观的人群之中，面对着秦始皇威严的仪仗，如云的随从，华丽的车马服饰，他不由馋涎欲滴地艳羡道：“大丈夫生当如斯也！”那时，秦始皇也绝不会想到，路旁这一片匍匐在地的平头百姓中，将来会有一个人取他的江山而代之。

说秦末那个大动荡的年代“时无英雄”，其实并不对，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陈胜是英雄，项羽更是英雄，韩信是英雄，其他如彭越、田横等，无不可以称为英雄，那么，是什么使得刘邦这么个“竖子”脱颖而出呢？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有个叫陆贾的大臣劝他读点《诗》、《书》之类的儒家著作，他破口大骂道：“你老子居马上得天下，读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临死之前，他又一次说自己是“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这些话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著名的论断，表述的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刘邦取得权力的根本原因。

评说

刘邦这话也对，但不全对。当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时候，哪一个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的？论武力，刘邦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起事时，追随他的只不过十几名逃避劳役的刑徒，比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陈胜差远了；论三尺剑，他可远不如喑呜叱咤的项羽锋利，然而最后成就大业的是他，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政策是否得当，决策有无失误，善不善于用人，能不能及时捕捉战机，这些都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自己在总结成功的原因时，说了三条：“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银壤，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将“运筹帷幄之中”，放在第一，而将武力放在第三项，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两军相逢勇者胜”，其实也未必，有时候，应当是“两军相逢智者胜”，尤其是当自己处于劣势时。刘邦在争夺天下时，计谋、权术起了重要作用。

他之所以能攻破咸阳，不是由于他的兵力强于秦军，而是由于在关键时刻，张良的收买秦军将领的智谋起了作用。

“鸿门宴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史记》）刘邦危在旦夕，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张良的建议，放下身段，亲自到项羽的大营中，向他谢罪，才算躲过这一关。

此后，还不得不接受项羽的安排，去到汉中，形同流放。又是张良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消除了项羽的猜忌，重新积聚力量，这才得以再返关中。

项羽唯一的谋士范增，也是采用了陈平的反间计才得以去除。

甚至在垓下之战时，刘邦的兵力明显强于项羽，他还是“四面楚歌”的计谋，扰乱楚军的军心，这才取得最终的胜利。

曹操的家底

在三国群雄中，曹操原来是最不具实力的，董卓经营陇西多年，官拜并州牧；袁绍四世三公，更是势倾天下。当汉末的大纷争开始之际，曹操还是一个被

通缉的在逃之人，只是由于有人资助，他才凑起一支五千人的小小的队伍，比起拥兵数万的袁绍、刘岱、桥瑁等人，他实在是一名不值一提的小巫。

曹操的转机是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这一年，他被推为兖州太守，在寿张与黄巾军发生一场大战，黄巾军大败，男女一百余万全都投降了曹操，曹操汰其老弱，留其青壮精锐三十余万，号为青州兵。他的武力顷刻之间便跃居群雄的前列，这就是曹操的家底，从此，他凭借这一支武装力量，与群雄们逐鹿中原，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戏剧舞台上的这句唱词，其实道出了一个真理。在混乱的封建专制时代，一个人要想在权力角逐中取胜，必须要拥有武力。曹操的成功，给后代的乱世英雄们树立了榜样，此后的刘裕、朱温、赵匡胤，无不是走的这条道路。

2. 宫廷政变

宫廷政变其实也是以力取权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武力作先导或后盾，任何宫廷政变也不会成功。不过上节所写的，指的是改朝换代之际那种长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战争行为，而宫廷政变，就其时间而言，常常是在转瞬之间即告完成；就其范围而言，它只发生在统治集团上层，甚至就是在宫廷的高墙之内；就其方式而言，它虽然也免不了流血、厮杀，但更多的还是侧重于用智、用谋、用术。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变幻风云，政变之举，史不绝书。写书人作过一个十分粗略的统计，中国历代皇帝，死于政变之中的大约在三分之一。而政变的一个最大特点还在于，这些斗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的双方，或者是君臣主奴，或者是父母子女，或者是夫妻翁婿，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叔侄舅甥……总而言之，都是一些与皇帝有着至亲至近关系的人。所谓君臣大义，人伦大防，在权力面前不过如敝屣烂泥，争斗的双方谁也不会将它们放在心上的。

他将老病的父亲裂肢分体

提起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大约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荒淫奢靡，即使

在历代帝王之中，也是少有其比，而他的残忍狠毒，更是古今罕闻，而他也正因为这一切，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昏君、暴君。

其实，这位杨广本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他生得面目英俊，仪表堂堂，不只能诗善文，且有武略，十几岁时，便随其父隋文帝杨坚东征西讨，屡立战功，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讨伐陈国，他身为元帅，其时才只有二十岁。隋朝的建立，他功不可没。

他在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二，按照封建宗法社会嫡长子继承制，太子之位早已授予他的大哥杨勇，他只被封为晋王，对此他愤愤不平，日夜谋划着要夺过来。

但他明白，这种事情只可以智取，不可以明争，为此他费尽心机：一是谄谀父皇；二是谗毁太子；三是伪装自己；四是交结权臣；五是贿赂后宫。他的这些手段终于奏效，杨勇的太子之位开始动摇了。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携了几名宠妃住在京都大兴城西北一百多里的仁寿宫，太子杨勇留在京城。这位杨勇看起来也是位没斤没两的人物，在冬至这一天，居然大模大样地在东宫接见群臣。按照封建社会规矩，太子不得和群臣来往，以避干政的嫌疑，像杨勇这样大张旗鼓地接见群臣，的确是太出格了。

而这却给杨广提供了一个扳倒杨勇的绝好时机，他匆匆赶往仁寿宫，对父皇说太子将有非常之举，那隋文帝杨坚也不辨真伪，便匆匆将杨勇废黜，而将太子一位授予杨广。

杨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知足了吗？并没有，太子只不过是个名位，只要父皇还在，便没有任何权力可言，他又进一步觊觎帝位了。

仁寿四年（公元606年），年逾六十的隋文帝病倒在仁寿宫，杨广也住在这里，说是服侍父皇，其实是在等待老皇帝的死期，一天早上，他在仁寿宫林园中邂逅到一位绝色女子，她是老皇帝晚年的宠妾宣华夫人，杨广对她垂涎已久，如今左右无人，杨广便扑向前去，欲对宣华夫人强行非礼，被宣华夫人坚决拒绝了。

年老的皇帝察觉到这件事，气绝欲昏，他后悔改立太子，立刻传出诏书，要恢复杨勇太子之位，并将杨广治罪。可是已经晚了，仁寿宫早已被杨广所控制，他遣走了老皇帝身边所有禁卫侍从，然后派遣自己的心腹大臣张衡，将杨坚两腿撕裂，活活肢解于病榻之上。就这样，杨广踏着父兄的尸体，登上了权力的

宝座。



虽然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总是充满血腥的，但像中国历代宫廷政变中，这样骨肉相残之事屡屡发生，也实在太让人惊骇了。一代霸主齐桓公被几个儿子丢弃在废宫里，四周围以高墙，最后活活饿死。尸体出蛆都无人过问；武则天为了攫取权力，对襁褓中的女婴，早已成年的儿子一再举起毒手。宋太祖赵匡胤死于与其弟赵光义密谈的“斧声烛影”之夜；康熙死于其子胤禛进奉一碗人参汤之后，这些一直是千古疑案，但有一点却是分明的，“斧声烛影”之后，赵光义成了宋太宗，人参汤之后胤禛成了雍正皇帝，这其间的关联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常说“利令智昏”，权力不仅使某些人丧失理智，更丧失了人性，变得连禽兽都不如。

是非之地玄武门

玄武门，是唐代长安宫城太极宫的正北门，唐代的几次宫廷政变都发生在这里，这些宫廷政变对唐代以至以后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玄武门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它的大名。

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唐朝开国之初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朝的江山，其实是由李世民一手打下来的，首倡义谋的是他，冲锋陷阵、攻城略地、荡平群雄、抗击异族的也是他。他才是真正的开国之君，可他上有老父，因此，江山打下之后，其父李渊坐享其成地登上了御座，不过他倒是亲自对李世民许诺：“天下是你打下来的，应该封你为太子。”可李渊其人颇为昏庸，优柔寡断，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最后却将太子之位封给了李建成。

李建成既未参与过起义的首谋，也未立过什么大功，他之所以被立为太子，只不过因为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一，“立嫡以长”嘛，所以他的这个太子之位也算名正言顺，虽然也是坐享其成，倒也无可指摘。无奈他心胸狭窄，妒心颇重，他自知功不如世民高，名不如世民大，威不如世民重，勇不如世民强，谋不如世民多。由妒生嫉，总觉得世民的存在对他是一个莫大的威胁，便有心将其除掉。

三弟李元吉是一个天性凶险，野心勃勃的人物，他觊觎着帝位，可他知上面